

城乡  
记事

## 乡村田埂

孙志昌

说到田埂,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不陌生。农田是依地形而形成了不同的地块,人们为了种植方便,也为了方便管理,就人为地分成大小不等的田地,那两块田地之间的田埂就起分界的作用。

还是集体种植的时候,人们会依据种植的庄稼品种以及农田所在位置,分成大小不等的地块,地块间就用田埂分开。一个大地块里有几个均匀的小地块,既美观也好分工。在生产队的时候,队长派活就是按地块分的,这个时候,田埂就成了劳动的界线。

后来,农村实行包产到户。户与户之间的农田就有了田埂。每块田地的大小是根据每家的人口多少来分配,田埂的位置就必须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,而不能只考虑美观了。家与家之间的田地必须有田埂,下宽上窄,两家各占一半,田埂的中间线就是地的分界线。修好后,远远看去,犹如一条梯形的装饰条横卧在田地中间。

到地里干活是农民的必修课。庄稼长高了,地里不好走,要走进进去,就必须从田埂上过。起初,田埂的顶端是尖尖的,两家的主人会很用心地修得很直,犹如刀切一般,很美观。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少占土地。因为田埂无非就是起一个隔断作用。

有的人很注重田埂,生怕有一点点破损,让自己地里的营养偷偷溜走,这样想的人,大多是守着土地,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,他们没有什么手艺,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额外的收入。所以,他们就把心思全用在土地上,珍惜土地上的一切也就不见怪了。和这样的人做邻居,根本就不用心操心田埂问题,人家不仅维护得好,还会公平认真,不会多占你一寸。

田埂修得宽一点,走在上面,会比较省力。尤其是浇地的时候,可以很方便地看看水到哪儿了。如果田埂修得比较窄,在上面走的话,别说有水的时候,就是没水的时候,在上面走,想保持平衡也很难,要有杂技演员的功夫,才能安全地走一趟。

其实,田埂就是一个分界线,宽窄无所谓。即便是这样,每当庄稼收割完毕,人们还是会将会田埂维护一下,让其完好如初。远远望去,一条条田埂横卧在那里,围成了大小不一的形状,规整而壮观。庄稼一长起来,田埂就被淹没,还在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。

有时,我就想,一道田埂就能让人分辨出主人农活的好坏,也能看出主人对土地的感情,更能感受到人们对土地的那份不舍与留恋。

别看一条窄窄的田埂静静地守在那里,要知道,那是守着你的生命,你的未来。

 人生  
感悟

## 剪片秋色当书签

杨慧

不经意抬头,曾经碧绿蓬松的树冠,在飒飒的秋风中,已幻成瘦瘦的金黄,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秋天没有了闷热,也没有了鼓噪的蝉鸣,一片薄云,淡淡地挂在天空,舒卷自如而让人心生淡定,正是读书的季节。

树叶经过了冬天孕育的艰辛,春意萌发的欢悦,万紫千红的憧憬。终于,在一个万类霜天的早晨,竭尽生命里最后一丝气力,悠悠然燃烧成一树金黄,一树火红,而后,静静地旋舞而落,寂无声息……落叶飞扬,气度从容,撷取一片落叶当书签,看着它们,随时有一种阅读的快乐袭上心来,或把它们放入镜框中,安置在我的书桌前,一个人静坐时,泡上一杯茶,与落叶对视,斑驳的树叶,清晰的树纹,枯黄的叶柄,给人一种沉淀的恬静,如行歌的慢板滑落在岁月的边缘。我喜欢这些秋色斑斓的树叶。“从容相爱,如叶生树梢;从容生活,如草生堤堰。”生活最本质的需求,原来可以很简单地拥有,像树叶一样从容自然,春荣秋枯,轮回辗转。

秋水长天,心意释然,或搬来一把椅子坐到阳台,捧一本《宋词三百首》细细品读。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”,让我忘却了尘世的烦恼,置身于蓝天、白云、高山、田野这片空灵的境界,尽情地领略着大自然的秋色。或闲坐书房,听那帘外滴答的秋雨打着屋檐的声音,手执一册周作人的散文,追寻知堂老人的背影,或感伤,或叹息,都是一种人间的至境。或随苏轼先生驾一叶扁舟,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上。看先生从容应对,豁达处之,以旷达、疏狂的性情和俯仰万世的思考,来压制内心深处对人事变迁、世事无常的感伤,繁华落尽见真醇,才情更加俊逸洒脱,沉淀出不朽的艺术。读着东坡先生的词,我的心渐渐明朗,渐渐开阔,那份寂寞无聊也渐渐远行。

剪片秋色当书签,让我们在秋天里变得充实,在这收获的季节,也让我们收获阅读的快乐吧!

 岁月  
如歌

## 柿子黄了

魏益君

秋渐渐深了,满树的柿子又熟成了黄色的小灯笼,这时,我总会想起爷爷,想起乡下老家门前的两棵柿子树。

从我记事起,那两棵柿子树就站在老宅的门口,经风经雨,发枝展叶。夏天,满树的叶子葱葱郁郁,遮挡烈日,形成一块舒服的阴凉;秋天,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,映出秋的颜色。

柿子树是爷爷年轻的时候栽植的。据说,爷爷特别爱吃柿子,因而那两棵柿子树就成了爷爷的宝贝。随着岁月的更替,柿子树在爷爷的精心养护下长高长粗,枝繁叶茂。夏天的晚上,爷爷和一家人在树下乘凉,树影婆娑,摇碎一地月光,把一家人的笑声也摇得无比生动。当满树的柿子由青变黄,爷爷就经常站在树下,仰脸瞧着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柿子熟了的时候,爷爷把摘下的第一篮柿子分给左邻右舍,送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尝鲜。剥开黄色的柿子皮,露出鲜美的果肉,看着就让人馋涎欲滴。可我并不怎么喜欢吃,我吃不惯那甜中带涩的味道。摘下的柿子吃不完,爷爷就把柿子做成柿饼。每天,爷爷在门前翻弄着那些柿子,直到晾晒出白色的柿子霜,才装袋收存。

那时,农村的孩子大都很野,上墙爬树是常有的事,我也一样,经常约着村里的伙伴小猴子,在门前的两棵柿子树上比赛爬树。那年夏天,我和小猴子各自爬上两棵柿子树,因为互不服气,就在树上争吵起来,猴子摘下一个青色的柿子投向我,我摘下一枚还击他,一来二去,树下就落了满地的青色柿子。这时,母亲在树下高喊: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呢,柿子树可是你

爷爷的命根子!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,赶紧溜下树,落荒而逃。

闯了那么大的祸,天黑了我也不敢回家。家里人急坏了,最后还是爷爷在水库边的废瓜棚里找到我。本以为爷爷会打我一顿,爷爷没有,只是边带着我回家边说:“以后可不能糟蹋柿子树了,柿子树可是救过爷爷的命啊。那年挨饿,就是两袋柿子饼让爷爷度过春荒!”

我这才知道,爷爷为什么如此喜欢柿子。

后来的一件事,让我对柿子有了别样的感情。

那年我到县城读书,冬天感冒引发咳嗽,半个多月不见好。咳得我嗓子发干,又酸又疼。一天,爷爷专程从乡下赶来,送给我一小袋白色的粉末。我问爷爷这是什么,爷爷说这是柿子霜,能治你的咳嗽。说也奇怪,自从喝了爷爷送的柿子霜,咳嗽第二天就减轻了,两天以后全好了。

从那以后,我也喜欢上了柿子,每年柿子熟了的时候,我也去尝个鲜,吃一口涩涩的、甜甜的柿子,那么的爽心爽口。

那年秋天,正是柿子熟了的时候,爷爷走了。爷爷临终前,眼睛一直望向大门外的两棵柿子树,我赶紧跑去摘了几个送给爷爷。爷爷就那么陶醉地抱着几个黄澄澄柿子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而今,两棵柿子树越来越老,随着岁月的交替,断了老枝,又发新绿,到了秋天,依然是硕果满枝。每年,当柿子熟了的时候,我总会走向两棵柿子树,去品尝柿子的味道,咀嚼逝去的时光……

 亲情  
友情

## 外婆家的美食

董国宾

小时候我嘴馋,在家里吃不上好饭菜,就闹着去外婆家。外婆家也不宽裕,但外婆总是有办法。在外婆家,我像过年一样快乐和满足。

外婆一大早就去菜市场,赶早买些小鱼仔回来。这些小鱼仔,花钱不多,外婆却能做出美味来,我觉得外婆用小鱼仔烧的菜,比大鱼还好吃。外婆将小鱼仔一条条挤去内脏,加盐、料酒腌半个小时,接下来就开始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。先将锅烧热,倒入一点淡黄色的茶油,腌好的小鱼仔放进锅里,均匀摊开,慢慢焙煎,焙好一面再翻身焙另一面。外婆焙出来的火焙鱼,条条完整,不粘不烂,金灿灿的真是诱人。我在一旁心急地等着入口,外婆转过身来对我说,孩子别急,等菜烧好了,外婆先给你吃。外婆再以谷物、花生壳,有时还用橘子皮、木屑,将做好的火焙鱼熏烘,外婆说这叫熏焙。最后一个步骤,外婆利落地动手翻炒火焙鱼。先坐锅热油,爆香葱姜蒜,加点红辣椒和两勺豆豉酱,将火焙鱼翻炒入味,淋一点酱油,最后起锅装盘。外婆不住地给我夹菜,我的小嘴塞得满满的,眨眼功夫,我的小肚子就

吃得鼓起来。在外婆家,我吃了一顿又一顿火焙鱼,真香真解馋。我眼巴巴地瞧着外婆,心想,外婆真好。

外婆烧的菜特香,她还用小鱼仔给我做白辣椒蒸小干鱼。这道菜也是外婆的拿手菜,我同样很爱吃。外婆从买回来的小鱼仔中,挑出稍大一点的小参条,去除内脏,加适量盐后晒干,然后在蒸碗下层放一些白辣椒。白辣椒是薄皮灯笼辣椒晒制而成,里面裹上米粉,上面铺上小干鱼,淋上蒜瓣、生姜、红尖椒混合的酱料,上锅蒸二十分钟即成。小时候,我没少吃外婆做的豆豉火焙鱼和白辣椒蒸小干鱼。这些烧菜的小鱼仔,新鲜美味又有营养,我的童年过得有滋有味真开心。

长大了,我在城市里安了家,那天我把外婆接过来,亲自下厨房做了一道糖醋菊花鱼。小时候家境不好,外婆把小鱼仔做成美味让我解馋。这次我变着法儿,把鱼做成菊花盛开的样子奉献给外婆。这道糖醋菊花鱼,黄澄澄,脆酥酥,形似菊花,口感极佳。

人间真情,以爱当先,外婆投入无限的真诚疼爱我,我用无私的爱回馈外婆!